



當河水匯流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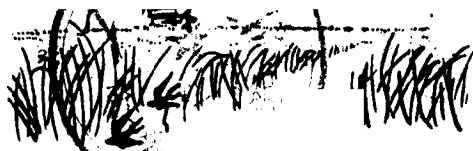
11000

820(2)
4465

当河水汇流的时候

勃罗夫卡著

孙广英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00011

П. БРОВКА
КОГДА СЛИВАЮТСЯ РЕК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8.

当河水汇流的时候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43 字数291,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3 插页2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1.75元



勃 罗 夫 卡

阿戈姐怎么看儿子也看不够。他把一只手掌放在腮下，在床上睡觉，嘴唇却时时动弹，仿佛还想说什么。阿列斯跟母亲谈话就睡着了，可是母亲在他床头一直坐到天亮。晨曦透过遮窗户的花毯子射了进来，因而小屋里充满了朦胧的粉红色光线。阿列斯光亮的浅色头发在枕头上显得更清晰了，眉间一道刚毅的皱褶也看得更清楚了。

阿戈姐叹了一口气——显然，阿列斯的操心事是不少的。她悄悄站起来，走过去，怀着敬意，甚至还有点胆怯地朝儿子的整整齐齐放在桌边的一落公文看了一眼。几个小本子中间有几张折得很齐的白纸，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暗想：“阿列斯是为了办哪一件公文的事才回家来的呢？”也许因为她感到这些公文里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所以甚至没敢摸一下，于是把儿子的袜子从长条地毯上拾起来，站在窗旁边缝补。她想：“管它为哪一件公文回来的呢，反正他已经在家了，这就是天大的喜事。”

阿列斯在明斯克工学院学习了五年。现在已经是工程师了。她原想不能时常看见儿子了，世界那么大，谁知道会派他到哪儿去工作呀！可是现在他回来了，还要留在本村。而且要办的事情多么重要呀——修建电站！……

阿戈姐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了老教师雅库布·戈马涅克，

几年来，他一直在說服集体农庄庄員們，說今后多尔格村再沒有电就不行了。而且集体农庄的党支書扎哈尔·魯达克也积极地着手搞起电气化了。阿戈姐暗想：“多么好呵，决定修电站才两个星期，阿列斯就来了，而且恰恰又是工程主任。”

阿列斯在床上翻了个身，阿戈姐連气都不敢出了，她一动也不敢动，怕惊醒儿子。看得出来，他在路上累坏了，他要先从明斯克奔到波洛茨克，受到委派，再从那里回到本村。阿戈姐看出儿子仍然睡得很香，就放心了，开始察看起他的衣服来。凡是儿子的东西，她都觉得特別漂亮，連椅子上挂的一件普通的灰色衬衫，她也觉得很好看。

“漂亮的小伙子，完全象他父亲！”阿戈姐伤心了。她想起丈夫伊格納特在波蘭地主的压迫下沒过好日子。他曾經幻想自己有块土地，种地养家糊口，可是哪能办得到呵，难道毕苏斯基^①当权时，穷人还能翻身嗎？所以伊格納特只得給波蘭地主当了一輩子长工，因为他自己的一俄亩砂子地里淨是石头，作磨刀石倒够用，耕种可不打粮。一九三九年才見了天日，苏維埃分給了土地，滿可以維持生活了，若不是那个該死的希特勒……

阿戈姐甚至哆嗦了一下。她想起了伊格納特到森林里参加了游击队，以后就沒回来。她象眼前的事情一样記得清清楚楚：他拿着步枪站在多尔格湖畔，安慰她，并且請求她說：“亲爱的，你照看着孩子們……你照看着孩子們吧！”这以后就沒有再看見他，——临解放以前，他在敌人的包围中牺牲了。一个邻居，雅恩·萊尼斯集体农庄庄員卡斯巴尔·克如民后来帶領阿戈姐

① 約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五年間波蘭法西斯独裁者。

看了埋葬伊格納特和他的战友們的坟墓……又象那次在森林里站在伊格納特的坟旁似的，阿戈姐的眼泪流下来了。她忽然醒悟过来，用头巾角揩揩眼睛，心里挺乐，因为誰也沒看見她流泪。

外面的太阳越升越高。小屋里已經不是蒙蒙的粉紅色，而是一片阳光了，阿列斯睡的床旁边的墙上閃着金光，周圍的一切都变了样，都有了生气：那张放着儿子公文的桌子显得好看了，屋角的水桶也象銅的一样在閃光。在以前，墙上挂鐘的响声仿佛很小，現在声音好象越来越大，越好听。它不住地重复着：克斯一齐，克斯一齐，克斯一齐，克斯一齐^①……

“好一个客人！”阿戈姐瞧着儿子，高兴地想着。“这哪是客人，这是最可爱的主人！……”一种自豪感充滿了母亲的心。“别看我是个孤身的寡妇，我可把他教育成了人。这回我和小瑪尔发可有指望了！……”阿戈姐用怜惜的眼光瞧瞧屋角的板炕，小女儿正縮成团睡在那里。但是人的快乐总是夹着悲愁的。阿戈姐心里有了顧虑：“可别叫人家把她的儿子夺走呀！假如有个姑娘纏上他，那可怎么办？……也許不能呵，阿列斯結婚还早。”她无意中在脑子里一个一个地回忆着多尔格村的所有姑娘，用吹毛求疵和怀疑的态度来品評她們。不行，在这儿找不到配得上阿列斯的姑娘！……

窗外的小公鸡高声唱起来。阿戈姐忽然想起还没把母牛撵进牛群里去，于是順手抓起那只黄得象涂了蜡似的挤奶桶，用脚尖悄悄地走到院子里。她回来的时候，从敞开的窗戶射进来的阳光已經把地板和牆都照亮了，从屋角洗手池旁边发出了溅

^① 原文是“гость”，意为客人，此处是形容鐘表的响声。

水声和笑声，这是瑪尔发在用一只大杯往哥哥手上倒水，哥哥很满意，一边用鼻子喷气，一边用手掌搓脸。

“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呀，儿子？”媽媽关切地问道。“再多睡一会儿多好……”

“沒工夫睡了，媽媽，”阿列斯回答。他感到自己朝气蓬勃，精神爽快，就承認說：“我睡足了，沒法再多睡了。”

他吻了她。

这差一点儿沒把阿戈姐感动得流下泪来。她不知所措地呆了一会儿，突然跑到炉灶跟前，张罗起来，于是阿列斯就听見了早晨他熟悉的、小鍋小盆的响声，这种声音总要引起他的食欲，使他迫切地希望饱饱吃頓早飯。他坐在一张鋪了亚麻桌布的宽桌子旁边的板炕上，瞧着母亲煎油餅，而瑪尔发正在做茴香黃瓜。小屋里充滿了他从童年就聞慣了的香味。这一切都让阿列斯想起了父亲在世时的情形。他从前就坐在这儿，在这张桌子旁边。阿列斯記得他的稍稍瘦一点但是匀称的体格和密密的黑胡子，胡子下面常常露出愉快的微笑。“看，水桶旁边放的就是他常拿的那只有两个粗把子的大杯，”阿列斯回忆着。他也想起了父亲工作完了回家来怎样一口气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喝干，然后又怎样滿意地用手掌抵抵胡子。現在只剩下一个普通木头鏡框里的那张因为年久月深而变成灰色的孤孤单单的相片引起人的思忆了。

母亲看見儿子在沉思，就喊他：

“阿列斯，你知道雅庫布·巴納索維奇 来找过 你多少次呀……”

“他知道我要回来嗎？”

“也許他不知道，他沒有說，但是，他仿佛是覺出来了，我剛

——……”

“怎么，咱们这个戈馬涅克大伯还是那样闲不住嗎？”

“恐怕比以前更爱张罗啦，”母亲高兴地讲着，一边继续作着自己的事情：一会儿把油餅扔到小盆里，一会儿又把面糊倒在平鍋上。“別看他已經七十多岁了，他作完学校里的工作，还要到集体农庄的田地里看一眼，还要拉一下小提琴……”

“媽媽，我在明斯克常想起雅庫布·戈馬涅克大伯。有时候我整夜坐着画图样，什么也画不好，没有办法了，很想站起来，扔下不干！……可是一想起雅庫布大伯說的：‘別垂头丧气，你不是为了那个长大的！’我就微笑一下，仿佛添了力量。我坐下就把图样画好了……可是，他今天怎么还没来！”

“我忘記告訴你了，儿子，”阿戈姐轉过脸来对他說，“今天正是咱们这里的节日，雅庫布大伯也忙着呢……这是唱歌节！我們跟邻村的人——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在多尔格湖畔的安东諾夫草地上聚会今年已經是第二年了。”

“媽媽，好媽媽，我也去！”小瑪尔发从板炕上跳下来說。“那里多么快活呀，阿列斯！”她用一双閃光的小眼睛瞧着哥哥。

“那么，咱们就吃早飯吧……我也想到那儿去。”于是阿列斯就坐在父亲从前吃飯时坐的位置上。

母亲急忙撤去过节蒙的漂亮桌布，在桌边上鋪了一条洁淨的寬面巾，把一小盆油煎餅、一平鍋炒肥猪肉、黃瓜和一壺酸奶放在桌上。整个小家庭，他們三口人都坐下了，阿列斯觉得油煎餅从来也沒有象今天这样香。父亲的小屋里的舒适，墙上的日光，窗外蔚蓝色的靜靜湖面，庭园里沙沙的風声，——所有这一切都感动和安慰着他的心灵。“我終於到家了，全家人都在一起……”由于感到对家庭所負的責任，由于意識到他現在在这个祖

传的角落坐在父亲曾經坐过的位置上，阿列斯不由得显得稳健和严肃起来。但是今天的唱歌节扰乱了他的心緒。他赶紧吃飯，恐怕晚了……

阿列斯还記得一九四四年七月間，潰敗的法西斯部队怎样从多尔格村、从湖旁的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人的两个村子——路克什特和爱格来涅——順着大道向西逃窜。这块地方开始自由呼吸仅仅八年，再加上第一次解放后的两年。但是多尔格湖畔的人已經叫你不認識了。連風俗习惯也改了。

父亲对他講过，阿列斯自己也記得，从前各村都单独地过这个夏天的节日，多尔格村人过圣約翰节^①时点火来，并且从上面跳过去；路克什特村人过立陶宛人的圣約翰节时在湖畔的火堆旁边跳圓圈舞和用花冠占卦；爱格来涅村人在拉脫維亞的里戈节^②夜間高高挂起魚油桶，点着它們，在明亮的火光下整夜喝啤酒、唱歌、跳舞。

現在邻村的人們为了紀念大家共同战胜法西斯，决定了在一起聚会。各村名称也改了新的：多尔格村改成紅霞集体农庄，路克什特改成彼尔格来集体农庄，爱格来涅改成萊尼斯集体农庄。他們也按照新的方式来过夏天的节日了。

阿列斯赶紧吃完早飯，虽然发紅的油煎餅很香，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快点到湖岸去，見見那些跟他在一起长大的、在一起讀書、一起玩耍的并且今后将要在—起工作的人們。他已經喝完了那碗酸牛奶，这时候房門开了，門口出現了寬肩膀的短粗的扎哈尔·魯达克。

① 俄国旧历六月二十四日，为农民的节日。

② 为拉脫維亞庆祝丰收的节日，与圣約翰节同天举行。

“給首长敬礼!”他快乐地說道，一边向兩側抿着蓬松的胡子。

阿列斯有点慌神了，他想回答，可是沒来得及，——扎哈尔·魯达克紧紧地樓住了他，搖着他說：

“老弟，我們等你等了这么久啊，真糟糕！……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幸亏你来了！”

“你說笑話，扎哈尔·謝苗諾維奇，——我是个什么首长？也許你在暗示这个吧？”于是阿列斯从兜里把自己的公文掏出来，相当高兴地遞給了魯达克。

魯达克匆匆地看了一遍，把这张紙还給了他。

“唉，伊万牛达同志，你真是个形式主义者！沒有这张紙我們也会承認你的……你坐下吧，老弟，我讲一讲我們这里的情况。”

他們坐在桌子旁边。魯达克从黃色帆布上衣的兜里掏出一卷紙：

“看見了？還沒开始修建，我这里就有了个流动办公室……幸亏有戈馬涅克帮忙，要不我就糟糕了！……”

“可是，雅庫布·戈馬涅克在哪儿？”阿列斯沒忘記問他。“我很想念他。”

“他大概以为你还在睡覺，他心疼你，不愿意惊动自己的学生。也許他象每个星期天似的，正坐在湖边釣魚……老头子喜欢魚！……咱們找得到他，他到哪儿也跑不掉。”

“可是，你接到我們的信了嗎？”魯达克突然严肃地問道。

“一个月之前就接到了……”

“怎么样？”

“你們求我的事情我都办了。固然沒有完全作好，可是我考

慮到了标准設計，我想我的計劃不应当跟你們的最后預算差得太遠。”

魯達克高興了，拍拍阿列斯的肩膀說：

“你往這里看，阿列斯。雖然我們不是工程師，可是也跟戈馬涅克計算了一下……”

於是扎哈爾·魯達克馬上現出了很耽心的樣子，開始講着他的計算。阿列斯看見，在一個普通的小學生練習簿上寫着整整齊齊的、象罌粟籽那麼小的字母，這是雅庫布·戈馬涅克的筆體，還有一行行整齊的數字。阿列斯從前在小學讀書時，就覺得世上再沒有比他們的教員寫的字更好看的了，他甚至还試着模仿過他的筆體。但是現在擺在他眼前的不是學生的默寫和例題的本子，而是一些計算的數字。

“我看，不必我再作什麼了，”他微笑着說。“您跟雅庫布·戈馬涅克全都計算好了。”

“老弟，你別嘲笑吧，我們不是白白叫你念書和盼你回來的，”魯達克生氣了，他開始收拾那些紙。“但是你也別把我們布爾什維克的幫助扔到一邊。我們多少也懂得一點兒。”

“我可沒有想到我們的支部書記這麼愛生氣！”阿列斯從魯達克手里把那個練習簿接過來，開始聚精會神地瞧着那些數字。

魯達克在集體農莊里作生產隊長不久。戰爭時期他負了傷，躺在多爾格村一家里養傷，看中了朴實的姑娘卡佳。魯達克在跟她吻別時答應她說：“只要戰爭一結束，我就一定回到你這兒來。”果然，戰後扎哈爾·魯達克馬上來到了多爾格村，雖然他從前是住在木爾曼斯克附近從事漁業的。矮小的卡佳成了他的妻子，他管她叫“小金魚”。魯達克留起了小胡子，在集體農莊里干活干得那麼賣力氣，多爾格村人誰也不覺得他是個外人。

阿列斯也很尊敬魯达克。生产队长的身体虽然相当胖大笨重，动作却敏捷、灵巧，从早到晚誰也看不見他在哪儿坐一会儿或者閑着手不干活。因为他是个有經驗的好党员，几年来連續被选为党支部書記。

阿列斯看了党支部書記一眼，发现他在注意地等待工程师的断語。

“这样，只能說声謝謝了，”阿列斯微笑着說。“如果我說这一切都完全正确，那也是撒謊，但这里計算的石头、砂子、木料、磚，都是接近实际的。我想，如果咱們大家都这样認真地办事，一切都会順利的。”

“这話是对的！”魯达克笑了。

窗外一輛摩托車象机枪似的噠噠响起来。

“你們看，卡斯巴尔·克如民騎車过节来了，”坐在窗戶旁边一言不发的阿戈姐报告說。

“既然卡斯巴尔来了，那我們也該去了……克如民無論干什么都按計劃行事……走吧，阿列斯！”魯达克邀請他。

阿列斯点头表示同意，开始对鏡子整理綉花衬衫的領子。微綠的玻璃里照出一张年青的、晒黑了的臉，臉上多少現出心中有事的样子。

“我也跟你們去，”瑪尔发急忙說。

“等一会儿，女儿……我和你俩还不忙，到正熱鬧的时候再去，”阿戈姐安慰女儿說。

阿列斯和魯达克在街上默默地走着。阿列斯暗想：“時間跑得多么快呀，它带来了这么多的新事物。”战争結束时他还是个孩子，現在已經成了工程师，还要在本村的湖上修建水电站。这既让他高兴，又让他耽心：本村人倒会承認他和支持他，可是多

尔格村的邻居們——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呢？誰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呵？……当然，时代改变了，但是固有的不信任态度是不能一下子扔在炉子里烧掉或者用笤帚扫到門外去的……魯达克的坚定脚步和有把握的話給阿列斯增添了勇气，他想：“跟魯达克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可靠的……他們打胜了仗，現在又着手管理生活……”在他沒回来的两年里，多尔格村发生的变化叫他很高兴：寡妇沙沃依奇哈家的废墟上盖起了五面墙的新房子，哈坚奇柯娃家窗前长着高高的槐树，許多家屋頂的蓝天上出現了天鵝。連他在中学毕业时亲手栽的小枫树条也长成了大树，綠叶已經齐屋簷了。

“我們都在成长呵，”他滿意地說出了声。“我們在成长呵，是嗎，扎哈尔·謝苗諾維奇？”

“长倒是长，可是长得不太好，真糟糕，”魯达克愁眉不展地說。“不是向那边倒，就是向这边歪。”

“你这是指的什么？”

“我是說，我們的集体农庄里沒有真正好的秩序。你想想吧，周围有多么丰富的資源——那么好的森林，土地……你在它身上使一把劲，它就会給你丰厚的报酬，”魯达克指指村外的广阔田野。“而且，草地上的草多么好呵？干草都是番紅花，真正的番紅花。用水一沏你就能喝，不用什么茶叶。土地呢，多么肥实呀！”

魯达克激动了。帆布短上衣的前襟被風吹得敞开了，仿佛是一只大鳥的翅膀。細长鼻子和深深窪下去的两只敏銳的小眼睛使他的样子更显得象一只大鳥，你会覺得，再过一分鐘魯达克就会随着他說的話飞起来。

“你想想吧，”魯达克时时拉着阿列斯的袖子，說。“条件这么

好，可是我們的母牛春天走出來是個什麼樣子呢？跟湖邊爬的
蝟蛄^①一樣。為什麼？因為飼料不夠。沒有準備青貯飼料。可是
你看看拉脫維亞人，看看克如民那里的情形！牛大得象個鍋
爐，把草地都壓塌下去啦。我們的鵝在哪儿呢？魚在哪儿呢？
我們在湖邊的小鱖魚用手就能捉住……”扎哈爾·魯達克痛心
地瞧瞧湖水。

阿列斯聽着黨支書說話，望着湖，他眼前的湖仍然是他從小
就記得的那樣。勉強能看見湖的對岸和岸上松林的藍色邊緣。
那里有一條叫作木什庫維查的小河穿過蘆葦和香蒲流到湖里。
左右兩側是一望無邊的奔騰起伏的白浪，而這裡，在湖末端的
多爾格村旁，有一個長滿蒼苔的灰色磨房，發黑的水轟轟地從磨盤
底下流出來。

“那麼，原因在哪里呢？”阿列斯打斷自己的思潮，問魯達克。

“老弟，這裡的原因很多。你住些日子就會看出來了！唉，
那簡直不象話了！”魯達克把手使勁向下一甩，馬上轉了話題。
“你看，那邊坐着的人准是雅庫布·戈馬涅克。”

阿列斯向長着一棵枝葉茂密的老柳樹的湖畔瞧了一眼，樂
得心中立刻感到了溫暖。這裡他心愛的地方，從前他在这儿釣
過桂魚。現在這塊地方並沒有閑着，一個穿灰色上衣的人，彎着
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注意地守着三根插在土里的釣魚竿。
那人戴的綠帽子已經變成了棕紅色，煙草的煙從肩膀前面繚繞
地升起來。根據這些特點，阿列斯認出是雅庫布·戈馬涅克。
魯達克放慢了腳步，向阿列斯遞了暗號，打算悄悄地走到老教師
跟前。但是阿列斯已經忍不住了，喊了一聲。

① 蝦的一種，蟹大，善爬。

“您好，雅庫布·巴納索維奇！”

“呵？什么？”因为出乎意外，雅庫布·戈馬涅克站起来了，看見走到跟前来的两个人，就哈哈大笑着說：“你們把我吓了一跳……可是你从哪儿来？”他象慈父一样地拥抱和吻了阿列斯。

“难道您不知道嗎？”

“知道，听說了，但还都是听別人說的。”

“我又受您的指导来了，雅庫布·巴納索維奇。”

“你別开这个玩笑了，你早就从我的指导下毕业了。那么，咱們要开始修建啦？”

“要修建啦！”阿列斯坚定地，有把握地回答。

“这才象回事！……可是，你們都坐下吧，要不就把我的魚吓跑了。你們看：魚在河里，还没有到手！”

“唉，您別装相了，”阿列斯說，然后和魯达克都随着雅庫布·戈馬涅克坐下了。雅庫布·戈馬涅克又目不轉睛地盯着自己的魚鈎。一个魚鈎上的浮子顫动起来，仿佛有人从水下在根据电碼打电报。雅庫布·戈馬涅克一边注意地瞧着浮子，一边断断续續地說：

“那么說，你毕业了……”

“可不是嘛，雅庫布·戈馬涅克。”

“那么，你要开始修建啦……是嗎？”

“如果您能帮忙的話！”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老教师馬上兴奋了，拉起釣魚竿，拖上来一条小桂魚。他哆哆嗦嗦地把魚鈎从魚唇上摘下来，两手捧着魚子仔細看了一下。桂魚在手里乱蹦，他小心地把魚放进水桶，又在魚鈎上安了新蚯蚓，向蚯蚓上吐口唾沫，把魚鈎甩下水去。

公路上，从安东諾夫草地方面传来了轟响。載重汽車在拉笛，摩托車在噠噠响。大車輪子走在桥上咕咚咕咚地响着。

“咱們也該走了吧，雅庫布·巴納索維奇？”在这以前一直默默瞧着教師和学生會面的魯达克提醒他們說。

老头子眯起眼睛瞧瞧魯达克，开始收拾釣魚竿。

“沒有办法，應該走了……真舍不得！咱們的湖好嗎，阿列斯？……你看，多少人家从各方面把它围起来了，好象是要到湖里来喝水似的……这里怎么的，我怎么說起来就沒完呀？”戈馬涅克突然想起来。“这是老习惯了。”于是，他把魚竿放在肩上，向高岸上走去。

他虽然年紀大，可是精力很充沛。他在岸边的砂地上走得很快，阿列斯从旁边看着他那風吹日晒的脸和蒼白头发，覺得老师一点儿也沒有变样。他覺得戈馬涅克一生都是这个样子。戈馬涅克了解村子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了解他，大家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大家的心思、忧虑也是他的心思和忧虑。比如現在，他們刚离开湖岸，老教師又回到方才的思想上去。

“那就是說，咱們要开始修建了？”

“我象少先隊員一样，时刻准备着！”阿列斯微笑着說，不过，他心里可远非象他希望的那么安宁。

已經看得見从四面八方湖边走來的人了。婦人和姑娘們的花头巾在人群的头頂上閃动着，就更現出了节日盛裝出游的样子。

“孩子，你既然有自信心那就好！”戈馬涅克夸奖他說。“你看，那邊走着的人們……你以為他們光想唱歌，跳舞，显示一下自己的嗓音和豪情嗎？不对，孩子，他們更多想着的是主要的事情，还要为这件事貢獻出自己的两只手。我們要进行的是一件